

悬疑志

系列
致

悬疑志年度贺岁作品

MYSTERY AND THRILLER

鬼家村

叶子侦探
离奇事件簿

一部好的小说不仅要有好的
剧情，但好的剧情绝对是
第一位的！

中国悬疑网
CHINA MYSTERY AND THRILLER

天翼阅读

搜狐读书

当当网

腾讯读书

红袖添香

起点

中文在线

晋江原创网

小说阅读网

悬疑志

联合推荐

如果你看腻了推理，那就当这是个鬼怪故事好了；如果你不喜欢看鬼怪，那就当这是一个搞笑故事；如果你连搞笑也不喜欢，那你就还当这是一个推理故事。如果你都喜欢，那就恭喜你找到了最适合你的故事！

一部好的小说绝不仅要有好的剧情，但好的剧情绝对是第一位的！

熊逸◎著

鬼家村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②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隗家村/熊逸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 1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ISBN 978-7-80220-365-5

I. 隗… II. 熊… III. 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119 号

特约编辑:陈 江

装帧设计:吉安工作室

封面绘画:田 琿

隗家村

出版人:田 辉

著 者:熊 逸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cpqh1985@126.com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19.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365-5

定 价:33.6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②

鬼家村

一 岔路和狭路 007

◎人这辈子会遇到许多岔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当初如果选择了另外那条路的话，生活会有什么不同？狭路却好得多，虽然狭窄，却没得选，省心得很。只是，不知道你会与谁或与什么狭路相逢……

二 似是故人来 025

◎当你身处异地时，最怕遇到的是什么？有人怕见鬼，有人怕强盗，有人怕野兽，也有人怕的是故人——尤其是变了样的故人……

三 一场逻辑、正义与美感兼具的强暴 037

◎只要存在愿望，就不愁找不出理由，和高度化世人的方式经常是千奇百怪的。

四 忘记睡觉可以忘记多久？ 046

◎形容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投入，我们可以说他废寝忘食。但没有什么会比遇见一个真正废寝忘食的人更可怕的事了——除了你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加入他的阵营之外。

五 红色的不眠之夜 066

◎很多人都喜欢把屋子刷成自己喜欢的颜色，有刷成火红色的没有？在一座火红色的房子里生活会是什么感觉？

六一 一共有几个村子？ 079

◎一个县下辖周边的几个村子？很关键的问题往往是很简单的问题。因为简单，所以容易忽略。

七 念什么经才能救命？ 095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室罗筏城，祇桓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国土，成就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囑……

八 若似月轮终皎洁 119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终于有人亲眼见到了纳兰容若的美梦成真了，月轮终皎洁，天天如此。但此情此景，纵使容若复生，恐怕也不会欣慰，只会害怕吧？

九 韩诤的武功 137

◎不要小看每一个跑龙套的小人物，他们也许只会在最后关头才突然展现绝世身手。当然，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可能性是：他们确实就是跑龙套的小人物而已。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②

鬼家村

三 十 创 世 纪 147

◎有些力主学以致用的人总是看不起一些“没用的学问”，殊不知这世上的风光有许多都是由“没用的学问”误打误撞创造出来的。哈耶克告诫我们：任由人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去作未必有现实功利来衡量的研究，我们的世界就会更好。——为了使这个故事更有教育意义，我不得不在结尾处人为地拔高了它的思想高度。这倒也不能说是牵强附会，用八竿子是绝对打得着的。

尾 声 156

◎有些地方好像是有魔力的，人一旦进去了，就如同陷进了一场梦魇，那里发生的事情太过诡谲，让你分不清是真是幻，而更像梦魇的是，你想逃却怎么也逃不出来——那个地方明明就只有那么大，看上去也明明那么普通，可你跑呀跑呀，却就是跑不出……

叶子侦探离奇事件簿 ②

鬼 家 村

谋杀

从不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

自 杀 才 是。

写在前面的

话

为了避免有些读者在读过之后会摔书骂街，有些事情我不得不事先交代一下。我的小说，虽然属于悬疑惊悚的类型，但绝对没有感观刺激的描写。全书的风格都是很健康的，连小孩子都可以看（如果他们看得懂的话）。

说心里话，我比较鄙视那种诉诸感观刺激的描写，我觉得那就好比一些国产大片爱用宏大而炫目的视觉效果来掩盖苍白的剧情。我相信剧情才是第一位的，一个好的小说作者应该用情节、语言、心理调度、包袱和悬念的设计来吸引读者，而不是诉诸血淋淋的画面和似乎是为了顺应情节发展而“不得不”出现的色情描写。我更乐于用一支干净的笔来调动大家的情绪，创造一种干净的阅读享受，不但是紧张刺激的，而且是轻松愉快的。

一部好的小说还应该满足这样一个指标：不仅仅给你一段阅读过程的享受，还应该让人在合上书之后能留下经久的回味，能够有一些疑难的、甚至是说不太清楚的问题留给人去思考。我是否做到了这点，自己倒不敢说，不过我在写这两部小说的时候，既是出于情感的需要，也是出于问题的需要。

《月谜踪》和《隗家村》先后在网络和杂志上有过连载（当时《隗家村》叫做《鬼家村》），感谢许多人的支持和认可，它们今天终于以单行本的姿态又一次出现了。捧着书来读，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放松地捧着书，仰面朝天地躺着，一个人哈哈大笑。的确，书中的世界充满了紧张和阴霾，而唯一能够对抗这些的，就是笑声。

不是微笑，是开怀大笑。

熊逸

2008年10月

一 岔路和狭路

◎人这辈子会遇到许多岔路，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当初如果选择了另外那条路的话，生活会有什么不同？狭路却好得多，虽然狭窄，却没得选，省心得很。只是，不知道你会与谁或与什么狭路相逢……

1

江南水乡。

暮春三月，莺飞草长。

叶子优游在长河堤岸，杨柳风扑面不寒，好不惬意。

在这里才办完了一起大案，得了一笔不菲的酬劳。“又能还一笔房贷了。”叶子偷笑着，摸摸怀里的银票，暖乎乎的，甜丝丝的，那感觉，就好像第一次抚摩初恋情人的乳房。

韩诤没来。叶子奸笑了一声，暗道：“这小子，一听说这休假的几天是不带薪水的，干脆连客栈的门都不出了，呵呵，怕一出门就会花钱，呵呵，没情趣的家伙。”

“咦，那不是韩诤么，”叶子突然看见远处一个人影正飞奔过来，不由疑惑着自

言自语道，“他怎么出来了？”

来的果然是韩诤，远远地从长堤的那头，从一个不起眼的黑影逐渐变成了一个有鼻子有眼的人，眨眼之间就奔到了叶子跟前，满头大汗，呼咏带喘。叶子大惊道：“看来轻功是不用练的，是个人，只要急了都会！”

韩诤喘着，连汗都不擦，一封信一直都在手里抓着，一把就塞在叶子手里，喘得说不出话来。

“什么信，这么急？”叶子嘟囔着，一看，信里只有八个字：“速回京城，十万火急！”字迹潦草，一看就是匆忙写就，再看落款，是周雪儿。叶子只是笑笑，把信往袖筒里一塞，好像马上就把这事忘了似的，背起手来，看着那微风习习，水波不惊，煞是陶醉。

韩诤总算倒过一口气来，急道：“公

谋杀 从不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

自 杀 才 是。

子，周姑娘派人送来的信，看来是有急事，恐怕，是不得了的大事啊！”

叶子悠然道：“有位前辈曾经说过：‘兄弟的事，再小都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都是小事’，呵呵，小事一桩而已，瞧把你急的。”

“啊——”韩诤声嘶力竭地喊着，“那不是女人的事，那可是周姑娘的事啊！”

叶子笑道：“哦，你是说，周姑娘不是女人么？”

“这，”韩诤一怔，又急道，“不管怎么说，咱们得马上回京城啊！”

叶子一点头，突然急道：“好，快快备马，十万火急赶奔京城！”

马不停蹄，已经跑出二百多里了。叶子看看天快黑了，对韩诤道：“前面要是遇到村子，就停下来过夜。先放慢点儿吧，马吃不住劲儿了。”

韩诤答应一声。两人从骑上马之后就一直在闷头猛赶，直到这时候才说上第一句话。

叶子稍稍松了口气，道：“韩诤，你知道我在刚看到信的时候为什么不着急么？”

韩诤道：“是呀，我还在奇怪呢。”

叶子道：“我哪能不着急呀，只是突然觉得哪里不大对劲。”

韩诤奇道：“哦？能有什么不对劲的？”

叶子道：“一见到周姑娘的事你就慌

了神了，你就没想过么，雪儿的大哥周原这个时候可就在京城呢。”

韩诤还是不解，道：“那又怎么样？”

叶子道：“办长风镖局那件案子的时候不是接触过周原大哥么？是不是还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来着？”

韩诤点头道：“是啊，周大哥真是了得，那么难的事情，那么乱的头绪，到他手里怎么就跟玩儿似的，没两下子就给解决了。”

叶子道：“这就是了。天下间的事，只有我叶子办不了而他周原能办的，可绝没有他周原办不了而我叶子却能办的。雪儿好好地放着她大哥不找，却千里迢迢地派人来给我送信，这难道还不够奇怪么？”

见韩诤低头不答，叶子又道：“从雪儿的信上看，此事大是危急，一件大是危急的事，又是连周原大哥都解决不了的事，我们要是去了，凶多吉少啊！”

韩诤头脑一热，高声道：“为了周姑娘，就算明知是死，也要争着上！”

叶子一咧嘴，道：“好，好样的，等这事完了之后，我一定会追认你为叶子侦探事务所的正式员工的。”

“啊——”韩诤惨叫一声，“难道我到现在了还没转正吗？”

叶子“嘿嘿”笑道：“怎么，不满意啦？想跳槽啦？别忘了你是签了合同的。”

韩诤两眼一翻，凄凉道：“看来我要想熬过试用期，就只有等着被追认了。”

叶子一笑，突然扬鞭一指：“看见村子了！”

远远地是看见村子了，只有二三里地的样子，看来是不用在林间露宿了。

再靠近些，却听见前面有铁锹铲地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带着单调的节奏。

“那是什么？”韩诤指着前面，疑惑道。

叶子皱了皱眉：“像是一个人在铲地。”

韩诤不解道：“天都快黑了，一个人，在路中间，铲地？”

影影绰绰的一个人，在路中间，手持一把巨大的铁锹，在铲地。

离得更近了，才看出来，那是一个和尚，手里拿的也不是铁锹，而是一把超大型的方便铲，低着头，一声不响地铲着地，也不理会叶子和韩诤越来越远。空气里，除了清脆的马蹄声之外，就是这一下一下铲地的声音，节奏均匀，像是在催人入睡似的。

道路不宽，叶子和韩诤离那和尚只有两丈多远，看得清了：只见那和尚身量极其高大，身上穿的僧衣好像是西域那边的样式，双臂露在外面，看看足有树干般粗壮，因为是低着头，脸看不大清，像是慈眉善目的，又像带着隐隐的妖气，说不清楚。再看地上，一铲下去，就铲起大片黄土，此刻已经铲出来一个极大的深坑，而往这深坑的旁边一看，却令人倒吸一口凉气：那是十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叠放

着，触目惊心，显然都是死于非命。

韩诤正要说话，叶子急忙把他拦住，随即滚鞍下马，上前几步，抱拳行礼，摆足了谦逊的态度，对那和尚道：“大师辛苦了！”

和尚抬眼看看叶子，把方便铲一收，颌首合十，还礼道：“施主请了。”

叶子见这和尚修养甚好，顿时心生好感，再仔细打量一下，见这和尚四五十岁的年纪，方脸大耳，神态祥和，确是一位有道高僧。叶子连忙又施一礼，问道：“敢问大师，您这是在做什么？”

和尚道：“不过是与入方便罢了。”

叶子奇道：“此话怎讲？”

和尚一晃方便铲，道：“这个东西叫做方便铲，方便、方便，顾名思义就是与人方便用的，游方行脚，路上见到死人，便施方便挖坑埋葬，此乃佛门之中一件善举。”

叶子点头道：“原来如此，大师菩萨心肠，实在令我等好生景仰。还请大师再施一个方便，让我们二人过去，烦劳大师，烦劳大师了！”

和尚一笑，道：“举手之劳，何谈‘烦劳’二字？”说着，侧身一让，道：“两位施主请。”

叶子又是拱手，连声道：“多谢，多谢！”回手一牵马的缰绳，恰好看到尸体可怖的形貌，心中一凛，可这时候，韩诤却突然问了一句：“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啊？”

谋杀 从不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

自 杀 才 是。

叶子被惊得一颤，连忙回身，又对那和尚道：“呵呵，童言无忌，大师别见怪哦。”

韩诤恼道：“什么叫‘童言无忌’啊，我又不是孩子！”

和尚微微一笑，合十道：“出家人不打诳语，这些人么，都是因为还愿而死。”

叶子叹了口气，也不说话。韩诤却更是奇怪，问道：“什么叫‘还愿而死’？”

和尚笑道：“贫僧为向佛祖还愿，立誓要广施善行，掩埋一千具尸体。可是，哪容易找那么多死人啊，贫僧只好先把活人变成死人，再行掩埋了。”和尚话音才落，突然身形闪动，方便铲如同宿鸟惊飞一般陡然破空，砸向叶子偷袭而至的剑锋。叶子哪敢硬接，急忙变招，剑尖向方便铲的月牙上一点，借力腾身，倒掠出一丈开外。

韩诤愣愣地坐在马背上，全没看清这两人已经换了一招。

和尚笑呵呵地看着叶子，也不追击，只是笑道：“这位施主身手不错，只不知方才为何要偷袭贫僧？”

叶子重拟剑势，紧盯着和尚，怒道：“你这凶僧，我要是不动手，还不也被你给还了愿去！”

韩诤这才明白过来，惊呼道：“好哇，原来你是个凶僧！”

和尚却哈哈大笑起来，好一会儿才止住笑，道：“家长没有告诉过你们吗，听

人讲话一定要把话听完。”

韩诤奇道：“难道我们误会你了，你真是个和尚？你杀的都是坏人？”

和尚笑道：“贫僧当然是个好和尚。”

韩诤点头道：“哦，那这些死的人都是该杀的人了？”

和尚笑道：“他们当然都是该杀的人。”

韩诤点了点头，突然又奇道：“那你方才不是说什么为还愿才杀人的么？”

和尚点头道：“对呀，所以才说他们都是该杀的人啊。”

“啊——”韩诤大叫道，“那你还说你是个和尚！”

和尚笑道：“你这孩子，让贫僧怎么说你才好呢，岳飞是好人，是宋人的英雄，金兀术也是好人，是金人的英雄。好人坏人，只是各人的角度和立场不同罢了。”

“你——”韩诤恨恨地盯着和尚，却一时也找不到话说。

和尚笑道：“看看，又不让贫僧把话说完。你们不是担心贫僧会拿你们两人还愿么？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贫僧今天恰好完成了还愿之数，不会再开杀戒了。”

叶子在一旁狠狠道：“可我还是觉得应该杀了你，不然的话，也许你哪天又会许下什么愿来。”

和尚笑道：“你有什么权力杀我？”

叶子道：“你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

更何况我叶大侠呢！”

和尚又笑，不慌不忙道：“大侠就可以随便杀人么？大侠就不会杀错好人么？如果这世上你这种大侠多了，不经过正当程序就可以定人的罪，自己觉得看不顺眼就可以随便杀人，那老百姓害怕你们这种大侠会比害怕强盗更甚呢。”

这话说得叶子一怔，想了想，道：“你这话倒说得有几分道理，可是，我还是要杀你。你这臭猪，你已经杀了一千人了啊！”

和尚笑道：“你既然说我是猪，那我就承认自己是猪好了。我确实杀了一千人，可是，人杀的猪又何止一千呢？”

叶子怒道：“猪怎么能和人比！”

和尚笑道：“猪为什么不能和人比？六道轮回，众生本是同源，你今生是人，来生也有可能投生为猪。哈哈，人既然可以杀猪，猪又为什么不能杀人？”

叶子又是被说得一怔，想了半晌，道：“好，你说的有理。可是，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得杀你！”

和尚叹道：“这真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啊。好吧，那你就来杀我好了。”

叶子被他这一说，头脑倒是冷静了一下，又想了想，道：“可是，我打不过你。”

和尚失笑道：“说理说不过我，打又打不过我，那还站着干什么，快过去投宿去吧。”

叶子不信道：“你真的放我们走？”

和尚道：“我打开始就没想留你们的，是你自己不走，还偷袭我的。”

叶子叹了口气，道：“算了，以后等我功夫长进了再来杀你好了。”

和尚笑道：“好好好，恭候大驾。”

叶子忽然想起什么，又道：“那你不投宿么？”

和尚叹了口气，道：“我要露宿去了，那村子一股妖气，我的法力还浅，不敢去的。”

叶子还没答话，韩诤先被吓毛了：“坏和尚，你不会是吓唬我们吧？”

和尚恢复了有道高僧的神情，合十道：“出家人不打诳语。”

一下一下铲地的声音在身后越来越远了，但那节奏中传出的诡异之气却仿佛越来越重，叶子和韩诤缓缓地策马而行，眼睛虽然看着前面，注意力却全在身后，后背上全都是汗津津的。好一会儿，听得那声音很微弱了，两人才算松了口气。

韩诤道：“公子，这和尚，咱们就由他去了啊？”

叶子道：“先赶雪儿的事吧，不要节外生枝。我们不能耽搁。”

韩诤嗫嚅道：“公子，我怎么觉得，你的武功好像比较低呀。你看，在和州的时候，打傻张没打过，但好歹算个平手，可跟莫老先生比起来，好像就差得不少啊。”

谋杀

从不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

自 杀 才 是。

叶子哼了一声，道：“你不是总抱怨自己的薪水低么，其实你的薪水一点也不低。”

韩诤愣道：“那——”

叶子道：“是薪水高的人、有钱的人太多了。所以啊，我的武功是一点也不低的，只不过，这世上的高手实在是太多了。”

韩诤点头道：“哦，好像很有道理哎。”

叶子道：“这和尚外家功夫登峰造极，你看他那方便铲，少说也得有八十斤重，可使起来就像玩根竹竿似的，我的剑根本没法跟它碰。我方才偷袭一招都没得手，要是再过两招，他就得超额还愿了。”

韩诤“哦”了一声，忽道：“可是，那和尚那么大的本事，都不敢进前面这个村子投宿，说什么那里有妖气，他的法力不够，那咱们要是去了，那，说不定那里的妖怪也在还什么愿呢，咱们还不是白给么？”

叶子啐了一声，道：“这世上哪有妖怪，呵呵，长风镖局那么多妖怪不是也都被我叶大侦探给灭了么。别听和尚胡说，你想露宿荒野，我可不想。驾！”

叶子打马扬鞭，加快速度向那村子去了。韩诤犹豫了一下，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好跟了上去。

不多时便到了村口，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村子里一片静悄悄的。所有的农村都是这样，没有夜生活，天一黑人们就

全去睡觉，灯也见不到一盏。

叶子借着微弱的最后一缕白天的光线，打量着村口前立着的一块木牌。

“韩诤，你去看看，”叶子拉住缰绳，狐疑地打量着那块木牌，“看看那牌子到底是什么？”

韩诤见叶子神情怪异，不大以为然地下了马，边走边道：“这不就是村口写着村名的牌子么，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有的，喏，这个村子叫——啊@#\$\$%&——”

韩诤像是受了重大的惊吓，身形倒掠出一丈开外，如果不看姿势，单看速度，倒真像一位轻功高手。

韩诤定住身形，扬手指着那块牌子，牙齿直在打颤，嘶声道：“鬼——家——村！”

果然，那木牌上三个醒目的大字，确实就是“鬼家村”。

叶子颤声道：“不要那么夸张吧，不过就是鬼住的村子而已嘛。”

韩诤都快哭出来了：“难道这还不够可怕吗！”

叶子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说不定，这个村子里的人就是姓鬼呢？”

韩诤急道：“《百家姓》里哪有姓鬼的啊！要不，要不，咱们回去找那个和尚搭个伴儿好了？”

叶子怒道：“你有点儿出息好不好！怕什么，为了雪儿，龙潭虎穴也要闯！今

天我还非要住在这里了！”再不理睬韩诤，打马就进了村口。

一听叶子提到雪儿，韩诤一咬牙，就要——又觉得一咬牙还不够，就又一瞪眼，一跺脚，一拍胸脯，一收腹，一提臀，跟着叶子就进——咦？可是，叶子哪儿去了？

韩诤愕在当场。叶子呢？连人带马，全都消失不见了！

韩诤急得直搓手，进去找吧，不敢，可一个人孤零零在这村口站着，更不敢，当下又是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一拍胸脯，一收腹，一提臀，也进了村口。

韩诤没敢骑马，生怕动静太大把鬼怪们惊动了，把马拴在一边，蹑手蹑脚地缓缓前行。

整个村子已经全被黑暗笼罩住了，但东边天上挂起了一轮月亮，明晃晃的。韩诤稍稍松了口气，暗自庆幸道：“还好今天月亮够大。”可突然又想到什么，抬起头，看着那一轮满月，更加惊恐起来：“好像书上说，什么人狼啊，什么吸血鬼啊，什么妖魔鬼怪啊，都是在月圆之夜出动的！”

韩诤想到这里，已经迈不动腿了，只觉得两个膝盖在“突突”地抖动，带着两只脚，不由自主地慢慢往后出溜。就在这个时候，韩诤突然发觉，后背好像顶到了什么东西。是顶到了墙么？顶到了树么？不对，那东西在动！

韩诤大气不敢出，背着身，颤抖地、慢慢地把手探了过去，不多时，就摸到了一个东西。

一个冰凉的东西。

上面沾着黏黏的液体。

当中是一个半方不圆的东西，软软的。边上是好几条人指粗细的腿，在动！这是什么？

“蜘蛛精——”韩诤颤巍巍地叫了一声，身子再也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倒在地，浑身发抖。正抖着，却突然发现手里还攥着那个蜘蛛精没放，这一下，更把韩诤吓得魂飞天外，甩手要摆脱纠缠，手上却哪还有一点儿力气。正在这时，那蜘蛛精却说话了。

蜘蛛精说的是：“韩诤，你攥着我的手干吗？”

韩诤蓦然回首，只见脸对脸的，可不正是叶子！

叶子无力道：“你故意吓我呀！先是轻轻靠上我的后背，还抓我的手，最可怕的是还自报名号叫什么‘蜘蛛精’，你是存心的呀！”

韩诤委屈道：“明明是你在吓我呀，你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叶子道：“什么叫我突然不见了！我进去了，可没一会儿，发现你没跟上，可吓坏我了，赶紧把马拴上，轻轻走着在找你。”

谋杀 从不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

自 杀 才 是。

韩诤一想，可能是自己做那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一拍胸脯，一收腹，一提臀的时候太过专注，用的时间也长了一些。想通这节，倒不觉得有开始时那么害怕了。

叶子道：“用不着等鬼出来害人，人吓人就吓死人了。”

一提到鬼，韩诤又一个激灵，颤声道：“鬼要是真来了怎么办？”

“怎么办，”叶子不屑道，“跑呗，我的轻功可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呢。”

韩诤还是不放心的道：“你轻功再好，怕也跑不过鬼吧？”

叶子道：“跑过鬼做什么？跑过你就不够了！”

“啊——”韩诤露出了一脸哭丧相，咧开了嘴。

“别咧嘴了，赶紧找一家投宿吧。”叶子道。

韩诤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突然又觉得拍得力气大了，赶紧把动作放轻，唯恐惊扰了这里的妖魔鬼怪。

投宿。这村子看上去大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去谁家投宿好呢？

这家门外看看，觉得有妖气，那家门外看看，还是觉得有妖气，已经看过三十多家了。叶子站在一处房门口，叹道：“不管了，就是这家了，再找下去天都亮了。”

韩诤过来敲门。“当当当！”没有反应。

再敲。“当当当！”听见里面传来了脚步声，很快就走近了，然后，门“吱”的一声打开。叶子和韩诤向门里一看，同时“嗷”的一声发出微弱的惨叫，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抖个不停。

门里面有什么？

门里面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开门的是谁？

开门的是……什么？

门里面什么都没有，却有声音。

“你们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做什么？”那声音非常苍老。

叶子和韩诤循着声音来处，一低头，借着月光，见门口站着个小老头儿，身高不满五尺，距离近的话平视是看不见他的。

两人这才注意到自己的丑态，赶紧分开站好，叶子对那小老头儿一抱拳，道：“老丈，我们是过路的，想在您老家里借宿一夜，请您行个方便。”

说完“行个方便”，两人同时都想起了那个到处给人行方便的和尚，又是一阵惊慌。

小老头儿倒是爽快，一侧身，道：“请进来吧，地方不太干净，你们两位要不嫌弃，就凑合一晚上吧。”

叶子和韩诤连忙道谢，韩诤却发现了什么疑点似的，问小老头儿道：“老丈，

您方才说，是说，这里，不太干净？”

小老头儿点点头，狐疑地望着韩诤。

韩诤接着问道：“那就是说，这里有什么，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小老头儿又点点头，应了一声。

韩诤急道：“那就是真的有鬼了？”

小老头被吓了一跳，过一会儿才醒过味儿来，笑道：“哪有什么鬼啊，我是说屋子里就我一个人住，平时也不爱收拾，所以不大干净，这位公子想到哪里去了！”

韩诤“哦”了一声，还不放心，再问道：“老丈，你们这个村子，要是没有鬼，为什么叫‘鬼家村’呢？”

小老头儿奇道：“公子说哪里话来，这里怎么成了‘鬼家村’了？”

韩诤道：“方才我们在村口的时候，看见村口的牌子上，明明写的就是‘鬼家村’啊！”

小老头儿恍然道：“原来是这样啊，呵呵，公子误会了。那块牌子年头太久了，木头裂开了，裂开的那块前两天掉了下来，村里人就又给钉回去了，看来今天又掉下来了。”

韩诤不解道：“这和‘鬼家村’有什么关系吗？”

小老头笑道：“我们这个村子叫‘隗家村’，村里人都姓隗，就是耳刀旁一个鬼字，这个字念‘伟’，东汉开国初年有个大军阀叫隗嚣，公子想必知道吧？我们

这个村子就是隗嚣的后人。牌子上掉下来的那块木头上，写的就是‘隗’字的那个耳刀旁，呵呵，吓着两位公子了。”

两人这才足足地吁了口气。叶子对韩诤道：“你看嘛，哪里有鬼来着，分明都是人吓人嘛！”

“是啊，是啊，”韩诤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小老头儿也笑道：“就是嘛，我都在这里住了三百多年了，从来就没见过什么鬼啊怪的，两位公子就安心休息好了。来，我睡外屋，你们睡里屋。”说完，便转身去了旁边的房间，给二人收拾床铺去了。

叶子和韩诤傻傻地对望了一眼，又看着这小老头儿的瘦小的背影，却不敢再多问一句。

夜深了，月亮竟也在浓云里消失了踪影。叶子和韩诤已经在床上躺了很久，一动不动的，好像都睡着的样子。两人谁也没脱衣服，连靴子都没脱，脚就悬在床沿外边。

一片寂静，只有小老头儿的鼾声从外屋传来，声音虽然不大，却花样百出。

过了片刻，又听见小老头儿在那边床上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梦话，听不清，隐隐约约听的是：“睡就睡吧，怎么连靴子都不脱啊？”然后一个身翻完，又打上呼噜了。

谋杀

从不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

自杀才是。

叶子轻轻捅了韩诤一下，悄声道：“喂，睡了没？”

马上就听见韩诤颤声应道：“公子也没睡啊？”

叶子道：“听见他方才说什么了没？”

韩诤道：“听见了，说咱们睡觉没脱靴子。”

叶子道：“可他怎么会知道咱们没脱靴子？”

韩诤道：“这还用问么，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叶子奇道：“难道我这个名侦探都没看出来的事，你却看出来？”

韩诤道：“这还用看？他是鬼，当然知道了。”

叶子气道：“我就不信有鬼。你等着，我过去看看。”

韩诤带着哭腔道：“别抛下我一个人！”

叶子道：“小声点，我就到门口看看，马上就回来。”

韩诤一把拉住叶子的衣袖，抽噎道：“公子，你能不能在去之前，先把我这个月的薪水给结了？”

叶子气得一把扫开韩诤的手，低声斥道：“晦气！你好好在这儿等着。”说完，悄然起身，轻轻滑向门口。

到了门口，叶子停住脚步，慢慢地把头探了出去，借着窗外的月光，看看小老头儿还在床上睡着，突然一惊，慢慢地把头缩了回来，轻轻滑了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却听那小老头儿又翻了个身，又嘟囔着一句梦话，这回话比较多：“我轻轻地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轻轻地拂一拂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韩诤低头抽噎道：“完了，你被他发现了！”

叶子却不声不响，以蜥蜴一般的动作翻身上床，瞪着两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过了好半晌，叶子才悄悄对韩诤道：“你猜，我方才看见什么了？”

韩诤话音带颤道：“还用问么，肯定是这个小老头儿的原形呗！”

叶子斥道：“你又自己吓唬自己！”

韩诤道：“难道不是吗？”

叶子道：“当然不是，人家小老头儿好好地躺在床上睡觉呢。”

“哦，”韩诤松了口气。

叶子接着道：“不过，他身上穿的是一件寿衣。”

“啊——”韩诤险些惊呼出声。叶子赶紧一把捂住他的嘴，低声责骂道：“你嚷什么！你疯啦！”

过了好半晌，韩诤惊魂稍定，颤声道：“公子，我看，咱们还是逃命去吧。”

叶子斥道：“急什么，我轻功这么好，不会有事的。”

韩诤哭道：“可是我不会轻功啊，我一定会有的！”

叶子轻叹一声，道：“早知如此，真还不如露宿荒野呢，看来那和尚说得没